

卷二十三 地教 揆度 國準 輕重



管子集註

管子卷第二十一



房

劉

玄齡

續補注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相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予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相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必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劔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傾軼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相公問於管子口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山上有鉛者其下有銻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銻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銻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  
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  
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  
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  
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  
也桓公曰此若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  
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濬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  
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途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  
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  
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  
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  
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  
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郡由月 栢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

縣也 戍名也假說此戍名欲 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

不行 民舉所最粟 以避重泉之戍而

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 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

數也

栢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

沸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栢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

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是金無

蓋則腫守圉之本其用益獨重君伐菹薪爰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裁下則財利稅於天下  
矣。

相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相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

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齊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管子君矣

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則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筴也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放此益鐵二十國之筴也錫金二十國之筴也五官之數不善於

民

相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歲  
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  
民高辭讓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  
諸侯賓服以行仁義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  
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  
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為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  
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

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世出戶為開口千萬  
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羨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圖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災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實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無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檀之民不可責理管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䟽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相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唯者視時而立儀相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瓜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埴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相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滅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相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相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柝柝以固山澤立械器以備其患立一利而謹操重筭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命立幣存菑立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菑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棄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滅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相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玉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相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相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謠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絕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相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學里有積五節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一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相公曰善

相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菽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強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相公曰桀死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相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柰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衛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相公曰善

相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而死壯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停戟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草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歲歲次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編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歲歲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于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鉅之數不得

為侈矣焉困窮之民間而糴之釜餼無止遠通不推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  
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  
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  
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  
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相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  
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  
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相  
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微去分民之籍去

分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  
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  
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  
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  
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  
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  
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  
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相公曰弓弩多匠

績按較若  
禮切礙也

而重籍於民未幾

工而使之弩多匡較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鴉鳶之

舍近鷓鴣鮑鮑布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壁

而聘之相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

三月解弋弓弩無匡較者君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

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菹澤之民間

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鮑彼十

鈞之弩不得葉振不能自立故三月解弋而弓弩無

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籍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

鬼神相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幼

與物皆宜相公曰行事柰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屬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

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

秋斂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

信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也  
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相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  
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相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二川立負都立大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今日能游者賜千  
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相公終北舉  
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

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日之謂水

揚

齊之北澤燒火

燒而火曰  
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負相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  
月而具粟又美相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屠裝而賣其薪莢

大日薪一束  
小日莢

十倍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  
而具也

相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織之耻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轎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掘葵菜若此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耻有所離其手拯之勞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相公曰此若言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故曰渠請君伐蒞薪草枯煮水為鹽煮海正而積之

相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

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築墻垣地

海之舉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

益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亦先百若此則鹽必坐



而十倍相公曰善行事柰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本國自無遠饋而食無益則

腫守圉之國圍與用鹽獨甚相公曰諾乃以令使

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相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

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

謂用若扼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

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

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由一國而二君

二王也相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

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

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立穀是重竭也故為

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

下王相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

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

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

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  
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  
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  
之春日傳耜次日種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  
菹次日大雨且至起去苑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  
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家戶故事至而不妄然後  
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老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蒸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行遺財不可拘止國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  
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  
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其  
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生民  
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徒

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向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  
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  
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  
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  
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  
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則君雖強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  
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  
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  
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相公曰諾東  
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相公問四因與癸乙管  
甯戚相與四坐相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  
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  
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  
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

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鄉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載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符頓戟一言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一金之美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者  
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鼓  
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  
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  
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貴不隨言不死其  
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  
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

三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  
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  
獨入莫之能圍

相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家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毼

他卧反落毛也

服而以為幣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合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為幣

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一金之笑  
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者  
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桐鼓  
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  
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  
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貴不隨士不死其  
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  
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妻不得有其夫唯

三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  
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  
獨入莫之能圍

相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家  
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

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他卧反毳落毛也服而以為幣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